

三藏十二部，一字一句，都是佛教的特點。舉其最扼要的，更是爲了普度衆生。衆生二字怎樣解釋呢？是說四大五蘊等衆多因緣合成的假身。而又數數生死的有情。普度二字怎樣解釋呢？是不論胎卵濕化，一切動物都要度他成佛的。這是衆生平等的觀念，爲古今中外學說宗教所未有的佛教特點之一。我佛當日看見飛鳥食蟲而發心救度，因而出家成道，不但佛教的特點，而且是佛教的起點。因此持戒以殺爲首，修道以發菩提心爲重要條件，若在佛教裏尋找衆生平等的根據，乃是指不勝屈。

衆生平等的觀念，雖然是佛教的特點，但佛教只是發明而不是創造，乃是根據人性的自然。談到這裏，必須先講明人與其他動物之所以不同。歷代學者，對於人與其他動物不同之點，曾有種種主張。如中國儒教舊說，以人類有五倫，五常為與禽獸的不同。但是五倫，只是生活的方

式與方法；看了蜂與蟻的組織，何嘗沒有君臣之倫；看了鳥的反哺，何嘗沒有母子之倫？看了雁不離配，何嘗沒有夫婦之倫；看了種種禽獸的團結抵禦外患，又何嘗沒有昆弟朋友之倫？五常亦可依此類推。以人的倫常，爲異於禽獸之點，其理由是不成立的。近世美國佛蘭克林又主張，人是能製造工具的動物，爲與禽獸的不同。這個學說，經李石岑翻譯，採入現代的中學課本（正中出版初中第五冊）但是果然只有人類能製造工具嗎？看了蜂房蜘蛛網，以及鳥類所作的巢，能說他們只能利用自然而不能製造工具嗎？牠們所製的工具，通於他們的社會，正與人類相同，以人的製造工具爲異於禽獸之點，其理由也是不成立的。在上述兩項理論之外，尙有許多理論，說明人與其他動物之所以不同，由於近代動物學的發明，都是大同小異。而達爾文一派學說，則認爲推求與，

三藏十二部，一字一句，都是佛教的特點。舉其最扼要的，更是爲了普度衆生。衆生二字怎樣解釋呢？是說四大五蘊等衆多因緣合成的假身。而又數數生死的有情。普度二字怎樣解釋呢？是不論胎卵濕化，一切動物都要度他成佛的。這是衆生平等的觀念，爲古今中外學說宗教所未有的佛教特點之一。我佛當日看見飛鳥食蟲而發心救度，因而出家成道，不但佛教的特點，而且是佛教的起點。因此持戒以殺爲首，修道以發菩提心爲重要條件，若在佛教裏尋找衆生平等的根據，乃是指不勝屈。

## 談佛教的特點與紀念佛誕

### 念 生

其他動物，完全相同，自居於禽獸的立場而應作禽獸的行爲，更非吾人所能贊同。我對於這個問題，研究的結果，認爲人與其他動物不同之點，只在具有廣大的同情心。同情心三字的含義，就是基督教五常裏的仁。但是儒教的仁，以仁於同類為限，禽獸也各有其愛護同類的仁，所以儒教的仁，不是與禽獸不同之點。惟其另一方面，不僅同情於同類，而並同情於異類，纔是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之點。孟子說：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悚惕惻隱之心。」實際說來，豈但乍見孺子入井，必有悚惕惻隱之心，即乍見狗子入井，亦必有悚惕惻隱之心，這個悚惕惻隱之心，正是我佛看見飛鳥食蟲而發心救濟，一樣動機。孟子說道：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賢者能長耳。」但是孟子只舉孺子爲例，不舉狗子爲例，乃是儒家口中之仁，不能與人類本性之仁同其範圍。見狗子將入於井，而悚惕惻隱，每人均可就本身自行體驗，只以當前一念直覺，是天性以前撒屎尿，悚惕惻隱之心，爲之消滅；即同於見孺子將入於井，轉念一想，彼孺子入井，免去夜間啼哭擾人清夢，悚惕惻隱之心，也爲之消滅。這一轉念，以利害觀念，代替了是非觀念，是人欲

初一念的天性之仁，兼及異類呢？若說限於同類，則成湯不必解三面之網，孔子用不着釣不綱，弋不射宿，齊宣王以羊易牛，孟子也不應許爲仁術。所以儒教不是承認人類天性之仁，兼及異類；祇以彼時種植製造心，更少於其他動物，其實不然。

再又儒教學說，加以推闡！儒教對於人類最初一念的天性之仁，兼及異類呢？若說限於同類，則成湯不必解三面之網，孔子用不着釣不綱，弋不射宿，齊宣王以羊易牛，孟子也不應許爲仁術。所以儒教不是承認人類天性之仁，兼及異類；祇以彼時種植製造愛物之仁的，也是稱讚不暇，孔子並於自身的行為，在衆人可能的範圍內，示之軌範。這裏最值得討論的，莫過於齊宣易牛一事，本來人類最初一念，對同類的同情心，與對異類的同情心，乃是各自發展，雖有深淺而無先後，在正常狀態之下愛同類當然深於愛異類，但決不是因愛同類而得討論的，莫過於齊宣易牛一事，本來人類最初一念，對同類的同情心，與對異類的同情心，乃是各自發展，雖有深淺而無先後，在正常狀態之下愛同類當然深於愛異類。孟子故意按照推廣來說，以激勵宣王愛民的心，實不免強辭奪理。試看孟子說：「今恩已及於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？」下愛同類當然深於愛異類，但決不是因愛同類而得討論的，莫過於齊宣易牛一事，本來人類最初一念，對同類的同情心，與對異類的同情心，乃是各自發展，雖有深淺而無先後，在正常狀態之下愛同類當然深於愛異類。孟子故意按照推廣來說，以激勵宣王愛民的心，實不免強辭奪理。試看孟子說：「今恩已及於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？」

「將宣王問得啞口無言。我若替宣王反問一句：『你說獨何與？』孟子在下文解釋着說：『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』這話根本錯了，恩及於禽獸，是自然不是故意，功不至百姓，是也是自然不是故意，孟子說到『不用』二字，是不故意愛民的原因，不是不自然愛民的原因。

因。宣王之愛牛，又何嘗故意用恩？其自然愛牛，自然不愛民；祇是見牛之被殺，不見民之受苦。都是當前一念使然，此事毫不奇怪。孟子故意揚其辭，以爲先愛人而後能愛物，是當然程序。實與人類的天性自然現象不合。但孟子確知愛物是人之天性一部，所以在另一章裏說：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這兩句話，若指示人類天性的自然現象，當然不對，齊宣王愛物而未仁民，乃是不容否認的事實。若指示學者的用功途徑，未嘗不可，但亦視每人的環境力量而定；早喪父母的人，未嘗不可廣利同胞，身無一命的人，未嘗不可普救異類。兩個而字，只是說有此心即有彼心，不必解作先後。到了宋儒，不但解作先後，而且解愛物爲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，成爲經濟作用，雖離人類本有的天性就更遠了。

由於以上的推論，說明佛經所載「佛視衆生，猶如一子」的思想，實與人類本有的廣大同情心相符。由此發展爲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。乃是整個的一套作用。不能愛物的，也不能愛人，不能愛人的，也不能愛物，得則俱得，失則俱失，只有人類爲然。所以佛教雖主張衆生平等，而在六道輪迴中，人類獨佔一道，惟有此道，可以斷惑證真，希賢作聖，皆由同情衆生的特點使然。人類的特點，即是佛教的特點，佛教的特點，即是人類的特點；其理由是很明顯的。那末佛教發揮此項人類特點，對於生死出輪迴等，玄妙的事，姑且不談，對於人類現代的生存，是否有害？由此證明常人不但不能行善，竟不懂何者是善，何者是惡？如果是一個不信佛的人，他本身無意中假定一個不信佛的人而能衆善奉行，應該如何？如果是一個不信佛的人，他本身無意中所造殺業，勢必不可勝數，焉能談到衆善奉行呢？

最低程度，是不懂何者是佛教的善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大體上說，够得上孝親敬長，愛衆親仁，立身不苟，出言必信，但是命途多舛，終身潦倒，下殺生無我分，能說不是諸佛之徒嗎？

有一天向我發牢騷說：「由你們信佛的人來說，佛也算是無靈。如我平生不作虧心的事，爲什麼不得到佛的保護，而到了今日的境況？」我說：「你這話犯了三種錯誤，第一：佛是教主，是賞善罰惡的神，管不着你的事。第二：佛是教主，不作壞事，焉知前生沒有壞事？第三：即或佛能護你！」他說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我說：「你一生自命沒作虧心的事，我且問你，今生由作小孩記事起，弄死過幾個蝴蝶，幾個蒼蠅，幾個蚊子？乃至撲過幾個蒼蠅，幾個螞蟻，幾個蚊子？」我說：「這事應由政府應起，隨之而起，而且因為殺害是殘忍心到了頂點，一切惡事，隨之而起，遂使天下大亂。有人說：照你所說，這事應由教育起。」

子？我告訴你一句佛教的法律，可以引用孟子的話：「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！」他說：「唉！你講到這一套，就是另一問題了。我說：「不是我們都有動物保護會，請問是西人作得有起色呢？是我們作得有起色呢？」第二：西洋與我們都有禁止虐待動物的法令，是西人執行得澈底呢？是我們執行得澈底呢？」第三：西洋學校研究動物學早已利用電視，禁止活剖，而我們的教育家，還在向學生家長要錢買到許多活蛤蟆活兔子，令學生在講堂上練習着惡毒的行為以增加其殘忍性。又有人說：「培植了國民的慈善心理，有礙於作戰。」我真不知道作戰的是爲了要殺人呢？還是作戰了。像這樣人實在很多，豈但不懂佛法爲然，即或一知半解，講上幾句，滿口說的，天臺則一心三觀，慈恩則八識四智，禪宗則明心見性，密宗則即身成佛，而魚肉充塞於腹中，鷄鴨哀號可答。像這樣人實在很多，豈但不懂佛法爲然，即或一知半解，講上幾句，滿口說的，天臺則一心三觀，慈恩則八識四智，禪宗則明心見性，密宗則即身成佛，而魚肉充塞於腹中，鷄鴨哀號

◆ 介 紹 登 載 廣 告 鑄 刊 例

封底	全頁八〇〇元	半頁四〇〇元	1/4頁二〇〇元
封裏	全頁六〇〇元	半頁三〇〇元	1/4頁一五〇元
普通	全頁四〇〇元	半頁二〇〇元	1/4頁一〇〇元